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九編

再續賢妮小傳

冊

下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發售

偵探
小說

(二) (桶) (案)

一冊 二角半

秘魯愛國會中。有一狀仇之預報物。其名曰桶。稱倫及仇廉白二人。皆先收到一桶而後被殺。有某小說家及某偵探。百計調查。未得真犯。及該黨匿名書發現。其事乃白。罪人亦入獄自經。案情詭怪。文筆明顯。

偵探
小說

(香) (囊) (記)

一冊 二角

敘述一法人某。因犯案。使捕國事犯自贖。及潛入國事犯家。獲一香囊。見其眷屬。誠懇懇摯。心良不忍。遂慨然釋之。自投主教伏罪。乃國事犯之眷屬。亦自行投到。并陳述法人某之義。主教皆免之。後并與其眷屬之妹。得諧伉儷。兒女英雄。足稱雙絕。

元 350)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三版

(再續賢妮小傳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長沙丁宗一

校訂者

武進冷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縣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商務印書館分館

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再續賢妮小傳卷下

第十五章

罕巴達告父之翌日。卽赴荷蘭。不獨海斯東人。視之不關輕重。卽其家族。亦無惜別之心。且恐其去而復返也。而佛茜麗亦於二星期後赴法矣。某日。佛茜麗得一訊。上有外國郵印。佛茜麗固時與外國人通訊者。接訊後。卽納諸衣囊。俟教授明利音樂畢。返己室閱之。閱畢而出。形色倉皇。戴兒夫人驚而問故。始知彼有一姨母。在法國臥病。且甚劇也。彼急欲往視。揣其意。似不可終日者。惟此時火車已開。乃決計明晨啓程赴法。卽摒擋行李。且向戴兒夫人。支付所欠之修金。彼在戴兒家。俸額甚巨。就戴氏近况之窘言之。誠力不能勝。今辭職之言。出於彼口。未爲非謂。惟多年賓主相得甚歡。驟聞其行。不無戀戀。而此時戴兒夫人。尤有一困難之。問題。即修金之支出也。而其數又多至三四十鎊之巨。夫人不得已。向戴兒索之。

戴兒曰。此時索吾之金。無異索吾之首。彼果急欲行者。汝可告彼所欠修金。容後寄還。夫人曰。彼性卞急。恐不能也。戴兒不覺默歎曰。吾處此世界。安有寧靜之日耶。乃懊喪而出。多方羅掘。始能得之。日暮歸來。如數償清。翌晨爲之餞別。佛茜麗臨別依依。若不勝有情者。且謂行後。每一來復。必有訊來。未幾車已至門。卽置行李其上。佐治坐於車外。迨至車站。送登火車。謂之曰。馬丹摩西。設遇吾兄罕巴達。請寄聲……佛茜麗不俟言畢。怒形於色。佐治陡憶罕巴達爲彼所惡。而荷蘭與巴黎。又隔一海峽。無相見理。亟謝罪而氣笛鳴矣。佐治躍而下車。車輪已動。佛茜麗探首窗外。向之點首。佐治俟火車去遠。卽返其家。厥後戴兒夫人。憶及佛茜麗來時。曾自言其母死後。別無戚串。胡以今日忽來。姨母之書事頗可疑。然亦置之。吾書更叙亨利矣。亨利之病。茲已漸愈。愈之者慧麗也。慧麗嘗謂之曰。汝父數問汝之病源。吾匿不以告。汝果執迷不悟。吾當罄言。亨利旣爲所恫。遂強振精神。不

復呆臥。某日薄暮。慧麗邀之散步。行至東生門外。強之入。亨利不得已從之。慧麗謂曰。吾在此間。約十分鐘。汝果倦者。不妨坐而假寐。亨利曰。唯。旋聞慧麗與衆談話。不覺爲之鼓舞。乃舉彼所欲言者。爲衆言之。如是者幾二十分鐘。迨慧麗欲行。彼則轉無去志。瀕行謂衆曰。他日當來此與諸君作長談也。越數日。亨利果復往。見所有書籍多未完備。卽購書贈之。阿修禮見其子欣然赴會。頗以爲喜。問亨利曰。慧麗之願果能達乎。亨利曰。成效見矣。否則慧麗安肯虛擲一己之光陰。勞精疲神。從事於此。父須知彼有一種魔力。異乎人人。凡彼所言。能令聞者心醉神怡。唯恐所言之盡。將來功效所及。兒真不能測其範圍。讀者當知亨利之言確也。慧麗之所以得人悅服者。卽在此。覈其談論。非高不可躋。深不可測。祇就日用尋常之事。擇要而言。自能引人興味。善端冕而聽。古樂雖賢者亦有倦容。惟眞理於閒話之中。則易知。易能令人忘倦。矧彼所言者。皆詳述密市種種之惡習。隨事隨

物告以改革之方。而又諧語莊言。錯綜而出。能引人笑。能令人驚。而聞其言者。亦遂於不知不覺之中。去其舊染之污。而趨於正路。功誠偉矣。語有之。作始也簡。成功也巨。當夜會之始。僅數人耳。今則赴會者衆。幾無地可容。而密市之風俗。爲之一變。固非東生輩始念所及料也。此時阿修禮既聞其子之言。亦贊賞慧麗不置。迨日曜之晚。慧麗在東生家。詳言男子吸菸。女子怠惰。兒童爭鬪之弊。更以諧語謂衆曰。流弊如此。諸君猶不改。良有何利耶。果能使身體愉快否耶。如曰能之。一言至此。頓止。引目外視。衆循其所視處視之。見阿修禮佇立門首。於是衆皆起。立致敬。慧麗面爲之赤。懸河之口。幾不能吐一字。蓋阿修禮爲彼所敬愛之人。譬如兒童。驟見父母。不覺畏縮。阿修禮謂衆曰。吾見汝曹在此愉快異常。卽令汝曹驟登富貴之場。吾見之。樂亦較此爲遜。衆皆微笑。一人搖首答曰。吾儕何敢望富貴耶。阿修禮曰。富貴在天。不能預測。但儻來富貴。亦非福也不如此。會獲益多矣。

繼乃向衆作鼓勵之詞。瀕行又爲衆人前途祝福。慧麗亦隨之出。行經密市。密市婦女皆出觀。爭欲一見阿氏顏色。阿修禮挽慧麗之臂而行。謂之曰。汝每夕莅會。未免犧牲幾許之光陰。慧麗曰。吾自樂之。何犧牲之有。吾願亨利。每夕來此。或於彼有神。阿修禮曰。彼能來此。吾所深願。倘能使彼知有生人之樂。卽割吾產之半。以易之。吾亦弗恤。慧麗曰。吾必能邀之。使往。且必能使彼歡欣鼓舞。異於曩時。吾此時遽作此言。未免可噱。然成效可預期也。阿修禮曰。吾固知之。彼之狀態。較前已漸改觀。實汝之力。慧麗曰。誰無生人之樂。不過彼之樂爲苦所蒙。吾發其蒙。彼自樂矣。阿修禮曰。發蒙之道如何。慧麗驟經此問。不知所答。阿又問焉。慧麗曰。先。生。關。於。彼。之。祕。密。吾。不。能。言。阿修禮以誠懇之聲言曰。慧麗。吾不妄語。汝所深知。吾願自誓。汝果告我。我決不洩之於人。度汝必信我也。慧麗躊躇久之。阿修禮曰。吾因彼之故。憂悶不可名言。吾見彼神志沮喪。幾疑其犯殺人之罪。否則必有隱

慝汝必告我以實解吾之憂吾雖爲彼之父然願與汝同守祕密吾之視汝猶子也幸直言無隱此時慧麗不能不告矣乃低語曰彼愛安娜耳阿修禮不置可否仍前行弗已慧麗續言曰倘無罕巴達之事彼甚願得先生之許以安娜爲妻彼從前所以悶悶者卽此阿修禮曰今何如者慧麗曰今釋然矣吾甚服其能悔悟且自重也以事實言之安娜雖無罪但既有此事發生萬難再爲彼耦亨利已自知之彼經此一擊幾足以自戕其生今幸境過情遷矣阿修禮曰吾甚感汝解吾之惑吾必守約不告彼也又曰吾觀東生家赴會之人似信仰極誠不至半途而廢慧麗曰誠然赴會者日見其衆惜無地可容阿修禮曰吾不知汝何術招之使來聚之不散耶慧麗曰吾第一關鍵在引起若曹之興趣更從而鼓舞之由是與會者遂甘之如飴不復買醉矣阿修禮曰地仄旣不能容勢當另覓會所汝已覓得否慧麗曰覓屋殊不易吾必竭力謀之阿修禮曰亨利嘗告我謂摩門黨所築

之屋。汝頗有意焉。然乎。慧麗笑曰。吾之出此。亦自覺其愚。吾見其宅。大小合度。思以廉價賃之。用爲會所。曾以此意。商諸屋之主人。謂賃全雖微。不過代爲守屋耳。主人未許也。阿修禮曰。主人索價幾何。慧麗曰。三十鎊。阿修禮曰。籌此款者。非汝耶。慧麗沈吟良久曰。然。惟金額太巨。無法可籌。因暫置之。旣而曰。茲會誠佳。倘限於屋。人不能多。豈不可惜。阿修禮曰。吾亦云然。汝明日趣住賃之。卽以物件書籍遷入。吾願爲汝。任此租金。慧麗詫曰。先生亦有此熱心耶。阿修禮曰。此何足道。汝所耗之心力多矣。吾料不數年間。汝願可償。汝名必震。好自爲之。旣而慧麗行抵家門。卽向阿修禮作別而入。入見其母。面有憂容。蓋慧麗自午餐後卽出。今始歸來。其母於下午。接有一訊。則羅勃德之死耗也。羅勃德自偕瑪加麗德赴加拿大後。音問罕通。瑪加麗德亦因家事紛紜。懶於握管。迨羅勃德死。始函告哈利夫人。此時夫人見慧麗入。謂之曰。汝舅羅勃德沒矣。言時狀甚悲切。慧麗曰。舅曾授室。

否。夫人曰。未也。吾料彼遠行。後卽無片刻之寧。近來吾恆於夢中見之。何意彼竟捨吾而去矣。言已。小迦入。微有喜色。小迦從未見舅之面。又遙隔數千里。遂不覺死之可悲。其所以喜者。因吉丁先生。許以一種利益也。蓋彼此時。已在吉丁先生之校畢業。而爲圓橋大學之免費生。顧學費雖已免除。而衣服書籍之資。則無從得。不得已。謀諸吉丁先生。乞其代謀一貧民小學之助教。或私家教授。俾得一粥飯。主人卽可減輕母之擔負。吉丁曰。能不荒汝之學業乎。須知上課時固須勤讀。放假時亦當自修。小迦曰。吾安敢廢學。特利用光陰。濟吾窘耳。吉丁對於小迦及佛蘭克。皆絕愛之。既有所求。自當爲之畫策。卽曰。吾試爲汝謀之。小迦欣然而喜。既而吉丁曰。汝年事太輕。私家教授。斷不相宜。汝既在大學之中。倘教授小學課程。則授課時間。與受課時間。必有同者。汝安能分身而任教授。無已。其仍居吾校乎。吾將擇校中低級學生。及不入校而求學於我者。命汝教之。吾可供汝之膳。夜

仍歸宿於家。吾以爲法之善者。無逾於此。蓋如此。汝既可以自修。吾亦可爲汝監。小迦甚喜。問曰。高等預科學校。有助教名稱乎。吉丁曰。否。汝仍爲吾之徒。祇代吾授課而已。小迦感謝不置。吉丁曰。吾能以此爲汝之勵。吾心甚慰。吾見兒童在困難中。而能堅苦卓絕。奮勇直前者。必思有以勵之。汝至勤苦。倘終始不渝。誠可謂學生模範。小迦卽歸告其母。自喜願望能達。而感逝之心。遂爲之減矣。

第十六章

某晨。阿修禮在家早餐。梅嬰坐於母旁。傾咖啡於盞。阿修禮卒然曰。梅嬰。吾得一乞婚書。梅嬰聞之。眉宇之間。微露驚色。亨利笑曰。梅嬰姑娘妙哉。又顧謂父曰。誰敢作此要求。阿修禮不答。但曰。乞婚者。謂彼一生幸福。懸於吾口。且謂梅嬰已與同意。吾不知所答。惟有決之於梅嬰。阿修禮夫人以銳聲問曰。彼何人哉。梅嬰年事尙輕。何須亟亟。汝奈何當梅嬰之前。而作此語。梅嬰不覺笑曰。兒意亦然。家居。

至樂兒不願他適也。亨利曰：汝曹勿喋喋。父尙未答。吾問乞婚之人究屬誰某。吾亦欲知之。梅嬰曰：固也。亨利曰：梅嬰吾爲汝羞。卽顧母曰：阿母奈何任妹如此。耶凡妙年女郎聞有乞婚者必低首赧顏。卽有所言亦囁嚅難出。諸口妹乃大聲疾呼。似愉快之至者。良可詫也。又謂父曰：乞婚者果何人耶。是否臃腫不靈之威爾大將耶。彼與吾家對門而居。日必高車駟馬炫耀於市。氣象之雄不可一世。吾嘗有言妹果嫁得此人。吾家門戶亦生光彩。阿修禮冷然答曰：乞婚之人尙不能如彼之富實。告汝卽吾之徒也。梅嬰方取糖盤陡聞此言不覺神爲之凝。紅暈於頰。阿修禮已有所覺。然亦不言。旣而梅嬰置盤原處。心思不屬。糖爲之傾。夫人謂曰：兒胡鹵莽若此。梅嬰乃強攝心神以所傾之糖復置盤內。赤色之面倏變青白。狀似爲寒所襲。阿修禮乃笑曰：汝曹欲知爲何人耶。垂青者西利也。於是夫人與亨利同聲託曰：西利耶。西利耶。梅嬰聞之乃面色如常。繼乃大笑不已。謂父曰：父以

何語答之。阿修禮曰。吾但告彼。謂彼信汝。能應其求。未免誤會。雖然。此事仍當決之於汝。梅嬰曰。父乃取決於我耶。是何言歟。父固知我平日不以西利爲可也。阿修禮微笑。蓋早知之矣。梅嬰曰。吾謂西利殆病狂矣。倘彼家中所積之金等。於其身。吾卽嫁之。阿修禮曰。必彼之身貴於黃金。吾或可允。亨利曰。嫁彼耶。果使吾家有欲嫁彼者。吾必賄令庖人置毒於餅。吾取其半。強令嚥之。夫人呵之曰。亨利毋作癡語。亨利曰。阿母。吾之癡不及西利之半。夫人乃進早餐。旣而笑謂阿修禮曰。彼果娶吾女者。將贍以何物。阿修禮曰。揣彼之意。殆欲吾館以貳室。且以此爲吾莫大之榮。亨利以背倚椅。大笑曰。此種笑談。久不聞矣。彼非罕巴達之弟耶。尙作此想乎。阿修禮曰。梅嬰汝竟不欲得此光榮乎。吾以何語却之。梅嬰曰。唯父之意旣而曰。父可告彼。謂吾寧嫁一掃烟突者。不嫁彼也。彼何不智之甚。阿修禮曰。毋謂其不智。彼之乞婚。正彼之狡。梅嬰曰。狡耶。亨利曰。阿妹。吾爲汝設一妙策。汝可

自詣臃腫大將之前。乞爲汝衛。彼必歡迎。不暇允汝之求。不獨可杜西利之狂。卽與西利同等之人。亦不敢妄希。非分吾輩。不能因汝之故。頻受虛驚。時適其母爲之添茗。亨利止之曰。謝阿母。吾聞此事。腹幾欲裂。不能飲矣。言已。忽聞足音。自草地來。阿修禮問曰。來者誰耶。夫人舉目視之。答曰。慧麗。亨利曰。倘以慧麗之心。置西利之腹事。或可成。亨利自病愈後。語言奇特。其父母亦不禁止。蓋憐之也。時則慧麗已入。蓋因事來白阿修禮者。阿謂之曰。汝姑坐。吾卽偕汝。徒步往焉。慧麗曰。時宴矣。阿修禮曰。遲到一次。亦無妨也。慧麗乃笑而就坐曰。今晨得小迦訊。亨利曰。小迦君進步若何。慧麗曰。甚佳。佛蘭克常以書勉之。吾料彼頗以苦讀爲甘。其盤旋胸臆者。將於寺院中。取得一席。將來當能不負所期。阿修禮曰。彼可謂能竭力矣。慧麗微笑曰。惟能竭力於今日。始能收效於將來。阿修禮乃起立。謂慧麗曰。吾須入治他事。汝姑在此。候我偕行。卽偕夫人入。梅嬰仍坐於案。此時窗戶洞開。

春日融融。穿窗而入。亨利乃挽慧麗之臂。同趨窗前。謂之曰。汝知西利作何請求乎。慧麗誤爲合股營業。答曰。吾昨日卽知之矣。亨利曰。汝果何心。旣聞此言。胡不仆之於地。慧麗曰。事與吾無涉。吾何故仆之。亨利曰。汝旣爲吾之友。卽當代吾懲此無恥之尤。慧麗曰。茲事不獨與我無關。亦與汝無與。此汝父事也。亨利曰。噫。有是哉。汝樂觀此事之成。耶。慧麗曰。此事成否。吾無干涉之權。亨利怒曰。吾甚感汝。乃呼妹曰。慧麗。竟贊成西利之求。吾輩可許之矣。慧麗微笑卽曰。吾知西利望此有年。亨利目視慧麗曰。汝言何指。慧麗曰。吾謂其願與汝父合股營業耳。亨利始知其誤會。卽曰。汝所指者。此耶。繼乃沈吟久之。復曰。彼誠望此耶。慧麗曰。昨日西利曾云。此廠瞬將爲阿戴二氏所共有矣。亨利曰。汝言確耶。吾恐彼作此夢想。食不下咽矣。彼不自忖度。至於如此。可謂妙絕。彼之所言。無異犬吠且味味然求吾之梅。嬰汝思之。有吾輩在此。而彼作此。非分之求。非奇事乎。慧麗瞠目不解。問曰。

求彼。指梅耶。何所求。耶。亨利曰。求彼爲妻耳。慧麗驚曰。噫……慧麗之歎痛耶。恨耶。吾書不能言之。但知其太息一聲。卽探首窗外。亨利曰。彼昨日竟向吾父請求。謂彼與梅嬰兩心相印。必欲得之爲妻。慧麗此時尙探首於窗人莫見其顏色。久之乃曰。彼指梅果願耶。亨利怒極憤憤曰。然彼願之。吾可導汝向彼道。賀旣而曰。慧麗。汝直駢漢。梅嬰遙坐。聞其兄作憤聲。趨而問焉。亨利曰。汝視之。慧麗何若是之駢。彼問西利之求。汝是否。許之。吾卽應之曰。業許之矣。彼非駢漢。胡作此問。此時慧麗縮首而入。狀甚激刺。兩頰盡赤。目光閃閃。不定。梅嬰見之。面亦赤。低首木立。亨利旣視慧麗更視梅嬰。乃倚窗而噓。自念此何等事。而可爲外人道耶。而阿修禮忽至。卽偕慧麗行。慧麗默然與梅嬰握別。行至亨利前。問曰。汝今晚赴夜會乎。亨利曰。否。吾之頭腦昏矣。慧麗卽偕阿修禮出室。行及草地之半。亨利仍立窗前。呼慧麗返。謂曰。吾妹有言。寧嫁一掃烟突者。不嫁彼也。願汝後此勿作駢語。慧

麗不答。迴身而去。阿修禮與之挽臂同行。途中謂慧麗曰。近數日間。汝聞罕巴達在德國之新聞乎。慧麗曰。吾聞之矣。阿修禮曰。確耶否耶。慧麗不答。蓋以爲確也。讀者知罕巴達之新聞。果何事乎。彼至荷蘭後。復以商店臭味。不能相投。決然去之。而之德國。斯時佛茜麗亦赴德矣。而此新聞與之有涉。吾書亦不復詳言。而西利之所以亟亟乞婚者。卽由於此。彼乞婚之意。阿修禮已早知之。但不料其如此之速。蓋謂其家已中落。彼又無力能贍妻孥。卽前途之希望。亦不可恃。何能爲此冒昧之求。殊不知西利別有深心。彼非無自知之明。惟以罕巴達有此腥聞。實足爲家聲之玷。幸傳聞未久。阿修禮或不之知。乘其不知而求之。果許之者。後雖知之。亦無害矣。不寧爲是竊券之事。雖時逾多日。仍恐有發覺之時。倘婚約能成。雖發覺亦無寒盟之慮。因於此時爲乞婚之請。彼之計誠狡矣哉。當阿修禮赴廠時。西利方嬉遊廠外。彼自林薩彌病後。卽不事其事。慧麗不能約之。此時遙見阿來。